

心理史学的发展对心理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启示

杨莉萍 叶浩生

(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研究所 南京 210097)

摘 要 心理史学的发展给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带来如下启示:心理学史专业工作者应加强史学修养,明确自己的史学研究立场和原则;心理学史不只是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史,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缩影;从拒绝到接受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的态度转变,蕴涵着当代人文社科研究发展的趋势和走向。

关键词 心理史学 心理学史 教学 研究 启示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07)03-0003-04

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结合诞生了两个衍生物,一个是心理学史(History of Psychology),研究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隶属于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另一个是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是将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而在西方史学界形成的一种史学流派或思潮,隶属于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心理学史和心理史学分别作为两个不同学科的分支,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促进双方的相互交流与借鉴。文章立足于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着力探讨心理史学的发展对于心理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启示。

1 心理学史专业工作者应加强史学修养,明确自己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和原则

作为心理学史专业工作者,由于“心理史学”与“心理学史”两个概念的相似性而于不经意间闯入心理史学这一陌生的研究领域,关注这一现代西方史学思潮的形成与嬗变,不免心生感慨,我们对史学的了解特别是对史学理论与方法在当代的最新进展所知实在太少,远不及历史学家对我们的关注和了解,双方的信息交流存在明显的不对称。

心理学史一半是心理学,一半是史学。作为一个心理学史专业工作者,仅仅掌握心理学的知识和理论体系是不够的,还应对于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有系统把握,对于相关的史学问题有深入思考,及时了解和吸收史学研究新的立场、原则与方法,形成自己看待和研究历史问题的学术立场。但实际上在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的会员们中,除屈指可数的几位老先生有着深厚的史学功底外,中青年学者接受过系统的史学训练、有较深的史学素养的人并不多见。

这种现状与我国大学心理学系长期以来的课程

设置和培养模式有关。比之西方心理学,即便是在实用主义与操作主义盛行,理论研究相对不受重视的美国,心理学史也一直是大学心理学系的主干课程之一。而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在某些大学心理学史甚至没有列入心理学系的必修科目^[1]。即便是那些将心理学史列入专业必修课的大学心理学系,教学时数也最多安排一学期,一般不超过 60 学时。这样短的教学时间,授课教师只能提供高度浓缩的心理学史,学生大多是机械地记忆几种主要的心理学流派的产生和发展的心理学常识,很少有时间深入思考和讨论。心理学史作为一门史学课程的特点浑然不见,不仅无法实现引导学生系统掌握心理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与体系、培养学生心理学的理论素养和批判性、历史性思维能力的教学目标,更糟糕的是在学生心目中普遍造成一种错误印象,即学心理学史就是死记硬背那些毫无生气的心理学历史知识,除了考学分之外,别无价值。由于长期不受重视,课时少,教学方法单调,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缺乏兴趣等多方面的原因,心理学史的教学在我国大学心理学系大多处于边缘地位。现有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造成这门课的师资和研究力量相对不足,缺乏真正高水平的、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心理学史研究对于整个学科发展的影响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心理学史的专业价值不能充分体现,形成恶性循环。

近几年,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的研究生们关于心理学新进展方面的研究大体应归入理论心理学范畴,很少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回顾我国改革开放早期的心理学史教学与研究,该领域的开创者高觉敷先生先后带了五届心理学史专业的博士生,他亲自为每个学生确定研究选题,为前两届博士生规定的选题是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问题,为

后几届规定的选题则是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问题。先生治史高瞻远瞩。心理学史的编纂原则主要涉及史学研究的立场、原则和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当时的研究成果反映在后来出版的《西方心理学史论》(高觉敷主编)及《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叶浩生主编)中,所提出的原则概括出以下几组对立范畴:时代精神说与伟人说、厚古说与厚今说、内在说与外在说、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连续性研究与非连续性研究等^{[2][3]}。遗憾的是,此后就很少再有人关注心理学史作为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事实上,时代精神与伟人、内在与外在、古和今……的区分与对立本身是现代性主客思维、二元思维模式的产物,在当代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它们之间的关系已面临解构和重置,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4]。

从课程与教学方面看,如果把普通心理学视为心理学的横切面,那么,心理学史应该是心理学的纵切面^[5]。要想使心理学系的学生系统掌握心理学的学科体系与发展脉络,心理学史不应仅作为对心理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丰富或者对于其他主干课程的补充,而应该与普通心理学并列,成为心理学专业最重要的两门基础课之一。目前看,首先必须保证心理学史课程的教学时数,本科教学应达到 100~120 课时,最低不少于 80 课时。其次,在本科教学内容方面,可适量增加一些对史学理论、原则和方法的教学。第三,为心理学史专业研究生开设史学研究课程或专题,系统介绍史学理论原则和方法的嬗变,力争使心理学史的研究与历史学的研究同步进展。只有从基础抓起,才能做到从根本上、整体上提高和强化心理学史专业工作者的史学修养,有效促进心理学史教学和研究的繁荣与兴旺。

2 心理学史不只是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史,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缩影

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总是有意识地追求某种目的的。“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6]”。由于任何一种历史事实的发生都是人类的内心世界驱动的结果,对任何时期的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对历史人物心理的研究,人的心理因此成为“历史研究的正当内容,是历史学家能够加以探究的人类过去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7]”。更有历史学家指出:历史事实本质上就是一种心理的事实,历史问题其实也是心理问题^[8]。站在心理学的立场上似乎可以这样说:心理事实反映历史事实,人的心理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以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多、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为背景,心理的文化历史性和社会建构性成为心理学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之一。以此为导引,心理学正酝酿着一场重大的方法论变革。社会建构论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取向正在从不同的侧面向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心理咨询与治疗、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领域广泛渗透。新方法论的核心特征是强调心理的社会文化建构性,认为个体为了被社会承认和接受,必须通过多种途径不断地将那些指导和确定思想、行为的社会文化模型内化为自己的心理模型。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体现,对人的思想、行为起着结构性作用。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心理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学科分支,称“历史的社会心理学研究(Historical social Psychology inquiry)”,致力于探索心理发生的语言、哲学、社会、历史、文化根源,其研究进展为当前心理学方法论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理论根据^[9]。

历史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认为,由于社会文化始终处于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理作为社会文化的投射,便具有了历史性。以人的内在心理作为一极,以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作为另一极,两极之间构成系统,彼此以人的社会行为、活动或社会实践作为中介相互联系。外部世界的变迁通过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内化进入人的心灵,引起人的心理的变化。而个体心理的变化又通过人的行为体现和释放出来,反馈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而影响后者的发展。传统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或范围主要局限于个体内部,即个体内在的心理要素、结构、机制和功能,其弊端在于不能很好地解释人的心理的发展变化、主体与客体、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以多元文化价值理念为宗旨的当代新的研究立场则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扩大到由个体内在心理结构和外部社会条件相互联系构成的完整的生态系统,其中重点关注人的心理与外在社会现实之间如何实现相互建构的过程与机制。个体内在的心理结构作为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对象,被纳入新的系统之中,充当其中的一个部分或子系统。

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人的心理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隶属于同一社会历史发展系统,二者始终处于相互联系与不断作用的过程中,它们的发展具有同步性和谐变性。所以,某一时代人的心理可视为对同一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映射。随着时代精神的发展、思维模式的改变,人

的心理不断发生历史性的变异,导致反映人的心理特征与规律的心理理论不断面临失效与被更新的命运。因此,不仅人的心理是历史的,各种心理理论同样具有历史性。当代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意义心理学、话语分析、叙事研究等都是基于对心理和心理学的文化历史性的认识。这些新的研究模式希望凭借文化、语言、意义特别是时代精神的媒介理解和解释人的心理,代表了当代心理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因此,心理学史作为对心理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记录及其研究,不只是一部心理学的学科史,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也是为什么说心理学史与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的学科史相比,具有特殊意义和重要性的原因。

心理学史经历了由“旧史”向“新史”的发展^[10]。“旧史”倾向于将个体的内在心理与外部环境相分离,将心理学的发展与外在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相隔绝,侧重于阐述心理学内部理论和思想逻辑的发展以及心理学家的个人成就。这种心理学史只是一部心理学的观念发展史,或一种心理学家的“思想接力”。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新史”开始关注人的心理与外在环境的联系性与系统性,以及心理学与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同步性和谐变性。由“旧史”向“新史”的发展是由“观念的历史”到“现实的历史”、从“心理学家的历史”到“大众的历史”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了当代心理学的批判反省和文化建构意识,是当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变革在心理学史领域的反映。

3 从拒绝到接受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的态度转变 蕴涵着当代人文社科研究发展的趋势和走向

心理史学作为历史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及发展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命运息息相关。弗洛伊德深信精神分析的应用价值远超出临床治疗,可以解释许多甚至一切社会历史现象与问题。为证实这一点,他亲自尝试以精神分析的原理和方法揭示历史人物深层次的心理动力,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并直接成就了心理史学的研究特色。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一直主导着心理史学的研究,心理史学先是随着精神分析的兴盛而成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史学流派或思潮,又随着精神分析遭质疑和抨击而渐趋衰落。以至于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宣称,心理史学从根本上讲,就是用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学相

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生活^[11]。

精神分析心理学之所以能被历史学家接受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史学流派和思潮,因为它迎合了史学内部对于新的研究方法的需要。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迫使人们寻找发生在这类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根本原因,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直到重要历史人物的心理问题。而长期以来,历史研究尽管在广度上有了相当的进展,却相应地缺乏研究深度。以学术研究的水准衡量,即使是那些最伟大的史学家在进行一些平凡的、常识性的解释时,也难以避免“幼稚与不够的可怜”^[12]。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运用于史学研究启发了一些历史学家,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这样做可能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对历史问题的研究。1922年,巴恩斯在《论新史学》中提出,历史研究“需要增添精神分析心理学,因为这门科学深刻地说明了行为的不自觉动机……这是理解任何个人行为、内幕根源所必需的”^[13]。此后不断有历史学家出面肯定精神分析对理解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所具有的工具价值,甚至有人提出,历史学者应该接受系统的精神分析训练,以便深化和提高史学研究的水平^[14]。

心理史学作为一种新的史学流派,以弗洛伊德1910年发表《列奥那多·达·芬奇:一个童年的记忆》肇始,到1958年埃里克森出版《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研究》一书正式形成。这期间,古典精神分析向新精神分析的发展,以及新精神分析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变革直接促进了心理史学的研究进展,导致后者于20世纪6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期。然而表面兴盛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少“严肃的”历史学者的强烈抵制,对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的质疑与抨击不绝于耳,焦点集中于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客观性和正当性。发源于临床治疗的精神分析心理学与正统的学院心理学相比,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其非理性主义、主观主义、神秘主义等特征,最大的问题在于对它的研究成果和结论无法以实验或其它量化实证的方法加以证明或检验。精神分析因此在心理学内部饱受实证研究的排挤,在学科体系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反映到心理史学中,由于精神分析心理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由历史学家开创的,而是源于精神分析心理学家理论检验的需要,加之有份量的心理史学成果大多是由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完成的,在研究过程中不能严格遵循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客观性等原则,分析和利用史料较多存在削足适履、以论代史,将研究者的主观意

志强加于史料,甚至按照研究者的个人想象重构历史事实等问题,批评因此在所难免。有些严肃的历史学家甚至根本不屑于讨论心理史学的意义与价值问题。这导致心理史学在短暂的繁荣期后,于 70 年代后期开始出现颓势。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主客关系的解体,人的理性被质疑,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研究立场赖以建立的实证主义哲学基础。如果人的心理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是某种社会文化的建构,如果一切“反映”都带有主观解释性,那么,再严格的实证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只能是“一种观点”或“一种建构”,而非绝对真理。实证研究因此不再是唯一合法的研究方式,许多曾遭拒斥的研究方法(包括精神分析在内)在倡导多元文化价值理念的新的建构主义研究立场上其合法性得到承认。正如邓金(Denzin N K.)在《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中所言:“在今天的社会科学中,再不可能找到‘上帝的眼光’,从而能够保证某种方法绝对是不容质疑的。无论何种研究,它所反映的都是研究者本人的立场,也就是说,任何观察都事先预设了某种理论,绝对不存在理论或价值中立的知识,纯净的现实主义或纯粹的实证主义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批判的和历史主义的现实主义以及版本不一的相对主义。与之相联系,研究的评价标准也变得相对了^[15]”。正是在当代文化变革的大背景下,历史学家对于精神分析史学的态度再次发生转变,由拒绝到接受,由否定到肯定,其中蕴涵着当代人文社科研究发展的趋势和走向。

参考文献

- 1 杨韶刚.心理学史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心理学探新 2005 25(1):7-9.
- 2 高觉敷.西方心理学史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83-124.
- 3 叶浩生.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9-13.
- 4 叶浩生.心理学通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2-17.
- 5 叶浩生,贾林祥.心理学史教学与历史性思维的培养.心理学探新 2005 25(1):3-6.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3.
- 7 托马斯·科胡特.心理史学与一般史学.罗凤礼译.史学理论,1987(2):141.
- 8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141.转引自:林泽荣.心理史学与历史人物研究.学习与探索 2000 12(4):125.
- 9 Gergen K J.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social Psychology. In: Gergen K J, Gergen M M, Eds. Historical social Psycholog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1984.3-36.
- 10 周宁.重新解读西方心理学史——从“旧史”到“新史”的启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3 23(3):62-66.
- 11 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史学理论,1987(2):156.
- 12 威廉·兰格.今后的任务.见: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上海:商务印书馆,1963.198.
- 13 J. 鲁宾逊.新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89.203.
- 14 库尔替.知识分子和其他的人.见: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上海:商务印书馆,1963.132.
- 15 诺曼·K·邓金.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周勇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5.

The Enlightenment from Psychohistory 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Psychological History

Yang Liping Ye Haosheng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The enlightenment from Psychohistory 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Psychological history includes that: Psychological historians should enhance their historical attainments and clear about their position and principles of studying history. Psychological history is not only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but also the epitome of the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negation to affirmation, the change in attitude towards the psychoanalysis as a way to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manifests a general trend or the orientation of methodological evolution in current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Key words psychohistory psychological history teaching research enlightenment